

國 論 叢 書
十 九 世 紀 初 年

德 意 志 的 國 難 與 復 興

常 燕 生 編 譯

國 論 社 出 版



國 論 叢 書

十 九 世 紀 初 年

德 意 志 國 的 難 與 復 興

常 燕 生 編 譯

1939

版 所 不 翻
有 權 准 印

國 論 叢 書
十 九 世 紀 初 年
德 意 志 國 的 難 與 興 復

印 刷 者

重 慶 六 井 巷
華 豐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重 慶 來 龍 巷 七 號
國 論 社

編 譯 者

常 燕 生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每 冊 實 價 六 角 五 分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版

目次

一	介紹一面西洋鏡	一
二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四
三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海格爾和拿破崙	六
四	耶拿戰爭與敗潰	八
五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一一
六	不名譽的和議	一五
七	可憐堡的抗法三傑	二〇
八	沙恩好斯特編練新軍	二四
九	普魯士自由解放的第一聲	二六
十	斯奇爾的舉義抗法	三〇
十一	德意志的自由廢在奧屬阿爾魄山裏	三三
十二	蔣恩創立體育協會	三五
十三	鐵十字	三九
十四	普魯士第一次召集國會	四二
十五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四五
十六	腓特列克威廉使他的國民失望了	四八
十七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五一

- 十八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五四
- 十九 光榮的叛將約克將軍……………六一
- 二〇 革命黨的救國會議……………六六
- 二一 普王召集義勇軍……………七〇
- 二二 一個大學教授對拿破崙宣戰……………七三
- 二三 德意志自由的祭壇……………七七
- 二四 德意志軍人的自由歌……………七九
- 二五 盧曹的德意志自由軍團……………八四
- 二六 普王被迫對法宣戰……………八五
- 二七 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絕望中的希望——全民武裝……………九四
- 二八 盧增(Dützen)之戰……………一〇一
- 二九 全民戰爭中許多想不到的仗……………一〇七
- 三〇 拿破崙得了一個勝仗，但失了鎮靜……………一〇八
- 三一 布魯諾大破法軍於喀茲拉赫(Katzbach)……………二七
- 三二 奧國人丟了一仗，普魯士人把他贏回來……………三二
- 三三 法軍欲進佔柏林，但爲一反抗命令的德將所敗……………三七
- 三四 利比瑟大戰如何開始……………四三
- 三五 德皇之星沉於利比瑟泥血之中……………五一
- 編後感……………五八

一 介紹一面西洋鏡

中國的前途有出路嗎？假使我們把這樣問題來向全體國民去徵求他們的答案，在抗戰之前與在抗戰之後，一定是不同的；在抗戰之前，他們的答案或許是悲觀的成分多，但抗戰的烈火既然燒起每一個國民的救國熱忱，事實又逼着中國人不能不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則答案的內容必將一變，而含着多量的樂觀的成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從事實上指出中國確有復興的可能，中國的現狀雖然悲慘，然而前途是有希望的，希望的能否化為事實，則全看中國人今後努力的方向正確與否，和努力的程度深刻與否。只要努一分力，就必然得一分效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然界嚴肅的客觀真理，這就是天理，這天理並非專為中國設的，然而中國人也不能成爲例外。

我現在要舉一件歷史的事實來證明這種天理昭彰的權威，助長抗戰建國的信心。我所要舉的是外國的事實，外國自然不是中國，然而兩者都是人類，凡可以支配人類命運的基本原則，是不分中外都可以應用的。古時的哲人有三面鏡子，『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廢，以人爲鑑，可知得失』。現在我們要加上第四面鏡子了，這就是『以外國爲鑑，可證興亡』。這是一面洋鏡子，這是由外國輪船進口的洋貨，然而這種洋貨却是有益於中國人的，至少牠的用途和以古爲鑑的土貨不會不同。

我現在要從這面鏡子裏，把十九世紀開頭時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過簡略地照將出來。

誰都知道德意志民族是現今世界上一個最武健嚴肅的民族，他們的人民程度是很高的，他們的人民愛國觀念是很強的，他們的科學是很發達的，他們的軍事知識和組織是佔世界第一位的，他們的民族性是素以強悍著稱的，這是中國人一般腦中對於德意志的印象。腓特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希特勒，都是這種武健嚴肅的德意志民族性的代表人物，我們幾乎以為德意志是一個天生的驕子，是百折不撓的鐵打的好漢，遠非我們苟安長縮，生於和平，死於和平的中國人所能望其肩背的。中國何敢望德意志，這話就目前說，也許對的；然而從歷史上打頭看起來，就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一百年前的德意志和今日的中國一樣，正站在一個國家存亡的關頭；他們的國難嚴厲的程度比今日의中國遠過十倍。當時德意志民族對頭的敵人，是百戰百勝的大拿破崙，是擁有高尚文化又挾着大革命後新興思想勢力的法蘭西。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已經膜拜屈服在拿破崙的淫威之下；因為拿破崙最初所代表的是法蘭西的革命勢力，所以不但在實際上，即在思想上也征服了整個歐洲的心靈。在德意志境內，就有一大批自命心胸廣大的知識階級領袖，夢想做一個統一世界的大帝國下的公民，夢想擁戴拿破崙復興羅馬帝國的王道政治，哥德和海格爾都是這一類世界主義的學者的代表。當時的德意志還不成一個國家，人民還沒有國家的觀念，德意志民族竟譽為幾十個小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都是各自獨立的，僅靠一種鬆泛的同盟關係來彼此聯絡。德意志民族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可以指揮全民族的政治組織。在文化上被法國人征服已久，王族宮庭和上流社會中，極端模倣巴黎的高雅風氣，說法國話，寫法國文字，住法國式的宮殿，穿法國式的衣服。德意志的語言和文化都被看稱是野蠻的，下等的。在普魯士王室和政府之中，公開承認做拿破崙的附屬國家並不算是恥辱。從一八〇一年朗維里(Luneville)和約以後，萊因河左岸的幾百個封建小國

，就都爲法國所吞併。耶拿戰敗（一八〇六）之後，普魯士又失去易北河兩岸的地方，拿破崙把他的兄弟封判此地，改建了一個威斯特法里亞傀儡王國。普魯士的軍備限制到四萬二千人，全國的要塞都布滿了法國的駐防軍，國王跑到東北鄰俄的邊界上三年之後才得回來，柏林也同樣住着法軍，人民的言論出版都要受法國的干涉。然而國王還是親法的，上流社會也還是親法的。他們防備人民比防備敵人還利害。他反對召集國民義勇軍的計劃，因爲恐怕平民得了兵權。國王的統治完全靠着大批雇傭的軍官，他的軍隊是由一些乞丐，流氓，盜賊，騙子的集團所構成，沒有一個好人肯去當兵。軍官們尅扣兵餉和吃空額的風氣是很普遍的，打仗的時候還帶着家眷和姘頭。當拿破崙的軍隊進攻普魯國的時候，有一位守將在降約內和敵軍約明要保護他的全部財產，一項一項都開列清單，連養雞的柵欄都列在單內。還有一位守將事先對部下吹牛說：『只要我在一日，投降的話絕對不要想』，然而到了第二天就將礮台出讓了。至於當時的一般德國人民，『除了讀官廳佈告以外，根本就曉得他的政府做了些什麼事』，他們是剛良的，無知的，只曉得向政府繳納租稅而不問用途的。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萬端，一八〇八年時代甚至由政府公布過一個可以維持生命的草根樹皮的食單。國家的紙幣失去信用，有一位軍官在他的回憶錄裏會說：在一八〇七年時候，紙幣在實際上只能當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八使用，這還算是最好的。（註一）

註一 以上俱見 Poulney Bigelow 著「德意志民族自由鬥爭史」第一冊

這就是十九世紀開頭時的德意志，離現在不過一百多年，離德意志統一帝國的成立（一八七一年）不過六十年，離利比瑟解放戰爭（一八一三）只有五年。

這是一百年前的德意志，然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德意志。這時代的德意志還不敢望今日的中國

，因為中國今日至少還有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雛形，中國今日殘餘的領土和人口遠多過當時的德意志民族全體十倍以上。

就是這樣一個德意志，在不到五年短短的工夫，就獲得了利比瑟和滑鐵盧兩次決戰的勝利，把一切外加的鎖鎖都解除了。這是奇蹟嗎？不是；這是徵倖嗎？不是。這是德意志全體國民的精神心血所造成的，也就是嚴重的國難所造成的。拿破崙的鐵腕正是德意志民族最適當的好教師，他打破了德人和平的美夢，他摧毀了德人世界大同的幻想，他提醒了德人愛國的情緒，他促成了全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團結，他把鐵的事實一課一課地指示給受難中的德意志人；就是一個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不能靠外國人的幫助，不能靠世界革命的妄想，不能靠少數王公貴族的指導，所靠的是全體國民的自動的覺悟，所靠的是鐵和血；惟有全民武裝起來去外抗強權，內爭民憲，國家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在這個心理基礎上，建設起百年來獨立自由的德意志袂袂大國來。德意志怎樣從衰頹的心理轉換到自強不息的心理，這是我們在下文中所要解剖的，這就是我們首先介紹給中國國民的一面西洋鏡。

二 書店老板約翰帕姆的死刑

一千八百零六年的夏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書法耶拿（Jena）戰爭的一年，在德國境內的水木明瑟的紐連堡古城裏，住着一位很體面的書店老板，名叫約翰帕姆（John Palm）。一天他從別的書店裏批發來一大批書，又把他分頭寄送出去。他對於這一批書的內容根本就沒有經過，所以一點

也不曉得內中講的些什麼事。但是不幸在這一批書裏出現了一本小冊子，標題叫做『國恥時代下的德意志』，這是一本匿名的書，內容是攻擊法國軍隊蹂躪巴威略人民的事實的，這顯然是由德意志的愛國志士們所發出的。這本小書落在另外一個地方的書店老板手中，這位老板讓他的小孩子去隨便翻閱，因此就展轉傳到了法國駐軍手裏，被拿破崙曉得了。一八〇六年七月七日，拿破崙下了一個命令，將約翰帕姆逮捕，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處以槍斃之刑。

這位書店老板根本就不曉得他犯了何等的罪名，因為他既不是這本書的著作人，又不是發行人，所以他事先並不逃往外國，坦然受捕。然而不料僅僅經過兩次的草率審判，竟於八月二十六日上午被處死刑。他死在紐連堡(Nuremberg)地方。

這件事在德意志國民心中引起的反感如何之大，是我們今日獨立自由的中國人所不能想像的。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看見這個事實，就是從這種行為裏證明了拿破崙已經濫用他的權力到國境以外去了。他干涉一個素敦和好的鄰邦的內政，逮捕了一個體面的鄰國公民，用距離他鄉土很遠的軍事法庭去審判他，在明明無罪的證據之下將他處決，並且以後也沒有徵求過任何人的意見，連那名義上尚有領土主權的巴威略王國政府在內。

約翰帕姆被殺的故事，從這個口傳到那個口，從這個城市傳到那個城市，頓時傳遍了德意志，燃燒起德意志國民的已熄滅的愛國火燄來。甚至連那最頑固的普魯士王室政府也開始感覺到在德意志現在已經有這麼一個東西名叫公共感情的了。許多德意志的愛國者，老早就對於法蘭西的侵略發生反感，然而大多數人民還不曉得這種利害。直到這件事實發生以後，德意志的全體人民才曉得自己的言論出版已經直接受到鄰國的干涉，連思想也不自由了。

約翰帕姆的身體雖然在一八〇六年的夏天已死死了，然而他的精神不但死，而且一直向前發展着，變成了一個全德意志民族屈辱的象徵，直到威廉皇帝之後。

三 耶拿的兩個哲學家——海格爾和拿破崙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號的夜裏，德國的大哲學家海格爾寫完了他的不朽的名著的最末一行，他給這部偉大著作起了一個名字叫做「Phenomenology」。這一夜他屋子裏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因為第二天早晨他的手稿就要從郵局寄到出版者的地方去了。

在另外一所房屋裏，也有另外的燈燭徹夜燃燒着。另外一位哲學家也正在準備完成他的傑作。但這位哲學家却等不到天明再來寄發他的手稿，在半夜裏他的手稿就送往巴黎去了。這另一位大哲學家便是拿破崙，他正在起草他的作戰的命令。

這兩位哲學家同時在那優美沉靜的大學都市裏點起了他們的蠟燭，然而搶先送出手稿的却是拿破崙。

那位德國的哲學家在十月十五號早晨起身得很早，手裏挾着他的珍貴的大著往郵局裏走去。在這裏他才曉得拿破崙在昨夜曾經打過一個偉大的勝仗，將普魯士軍隊完全擊潰，這一天沒有郵件能夠從耶拿出發。

海格爾正預備挾着他的偉大的哲學名著回到他的書桌邊去，忽然一陣馬蹄聲拍的聲音從他的身邊過去，他不由得停住了腳，向那馬上的另外一位哲學家很卑屈地鞠了一個躬，這位哲學家便是在

昨天夜裏拿破崙意志人民的血塗滿過耶拿平原的。後來這位德國哲學家回想到這次的會面的時候，還很稱讚拿破崙偉大的心靈和哲學家的大才。他承認拿破崙是另外一種專科的教授，曾經寫過一部他的哲學系統遠偉大的名著。

在一八〇六年法蘭西軍隊侵入德國的時候，德意志境內充滿了這門自命高超的哲學化和國際化的海格爾式的人物。我們不必過分責備海格爾，因為他也不是受當時時代潮流的影響。當時大部分德國的貴族和上流階級，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他們以為日耳曼人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應該以促進世界大同為職志的，他們認愛國的思想 and 行動是狹隘的，頑固的，一種反乎時代潮流的運動。德國的平民雖然是很愛國的，然而當一八〇六年時代，平民還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應意志人在許多世紀來就變成了循良的習慣，這種習慣使德意志人變成了政治上的弱者。這個國家充滿了像海格爾一類的人，他們祇知埋頭治自己的事業，不問他們的國家是由張三李四東夷北狄來統治。無論在上者如何壓迫，他們祇曉得一味恭順。如果捐稅太苛重了，他們交納的時候歎息一下；如果捐稅稍輕，他們報之以微笑。無論是歎息或是歡喜，他們從不曾抗交過一次，也從沒有問過這些錢是誰要的，拿去做什麼用處。拿破崙所以能打敗普魯士，就因為在德國境內充滿了這種海格爾式的人物——在大學校裏有海格爾式的人，在政府裏有海格爾式的人，甚至在軍隊領袖裏也有這樣海格爾式的人。

四 耶拿戰爭與敗潰

一八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普魯士的王室旅行車從柏林附近出發向耶拿走去。王后路易絲(Friederik Wilhem II) 都坐在這部車上。這天王后是當時全歐洲最美貌而又最純潔的婦人，她和她的庸懦丈夫絕對不同，是一個具有心胸氣概的百分之百的德意志人，在德意志人眼中他是一個救國的聖母。當這個時候普魯士在歐洲大陸還是一個次於法國的強國。他的陸軍是腓特烈大王留下來的百戰精兵，有二十五萬人。人口已經從六百萬增加到九百萬，領土也較前擴張。在拿破崙橫行全歐的時候，他一向是親法的，法國允許他可以合併北德意志成一個大國。然而這不過是一種欺騙的手段，到其他敵人失敗以後，拿破崙就改變了態度。南德意志諸邦本來是早已組了一個同盟，附屬在法國之下了，現在又想進一步去操縱北德諸小邦，使同盟於法，結果普魯士便變成孤立。最後他為聯絡英國起見，把漢諾威從普魯士裏奪來，交還英國。這件事情是普魯士所萬不能忍受的，耶拿大戰便由此發生。

但是普魯士的行動已經太遲了，她數年來的親法態度已經大傷了其他友邦的感情了，拿破崙的敵人已經一個一個都打敗了，普魯士已經錯過與他國聯合對法作戰的機會了。

普魯士的王家旅行車就在這樣一個孤立無援的形勢下開始向耶拿戰場出發的。他們的司令官是七十一歲的老將伯倫維克(Brunswick)公爵，過去曾經打過無數勝仗，現在還自以為仍舊無敵於天下。普軍對於敵人的軍隊在那裏，人數多少，向何方面進行，一概不知，直到十月十四日的清晨（

大戰前一日），他們還未發現拿破崙河志，雖然法國軍隊在德境內駐過好幾個禮拜，很有調查的機會，在拿破崙方面，對於普軍的行動，却早瞭如觀火。他手中握有一幅電線網，在半點鐘內他可以從巴黎和前敵軍隊互通消息。他手中有他的工程隊新測繪的地圖，而普軍手中的軍用地圖却還是一七六三年的老東西。在法國勢力之下，道路已經修得很好，九月二十六日拿破崙從巴黎動身，兩天之後就到了萊茵河流域，在十月三日以前，已經把軍隊安排好了，到了七日就開始向柏林進攻。他的部下軍官平均年齡祇在三十五歲左右，而普軍方面則六十六個上級軍官之中，有二十八個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二百八十一個中級軍官之中，有八十六個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一百九十個是五十歲以上的。

拿破崙於十月十三日下午到了耶拿，他並不休息，立刻開始計劃作戰的事項，他的計劃是要先佔據耶拿附近的一個高地，以便用砲隊可以俯瞰敵軍。這時候普王和他老將軍們，正在距耶拿十二英里以外的小村落奧爾斯塔（Auerstadt）大本營裏開軍事會議，他們談着，談着，一直談下去，還不知道敵人的砲已經擺在他們的頭上。他們因為怕冷，以為敵人也怕冷，所以並不去注意那附近的高地。在同一天晚上，法國另外一支軍隊已經佔據薩爾河渡口的柯森（Kosen），距離普軍大本營只有三英里。普軍司令官也知道這一帶地方是毫無防備的，他以移等到明天再來得及，所以安心去上床睡覺。到了第二天總司令下令去佔據這一帶地方，但是已經晚了，法國人已經佔領了一切了。

在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深夜軍事會議裏，總司令伯倫威克公爵始終沒有清醒，常在半醒半睡的狀態。會議一畢，他立刻上床睡了四個鐘頭的大覺。前敵司令官何亨祿親王（Hohenlohe）也是如此。

。他的軍隊在十月十四日黎明法軍開砲的時候還在深睡。但是拿破崙是不睡覺的，他的軍隊在整夜裏工作着，到了第二天普軍醒來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目前並不是準備戰爭，而是爲保持安全退却以前，需要一番決死的奮鬥了。

這就是耶拿戰爭的前夜。

這次戰爭的結果當然是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的。當十月十四日黎明五點四十分拿破崙下令乘濃霧中向熟睡中的耶拿普軍營寨開火以後，不到兩個鐘頭，普軍的營寨就陷於包圍的重地。他的軍隊司令在早上六點鐘向總司令部請示的時候，還接到回答說今天不會有戰事。差不多在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普軍駐在耶拿的前敵司令官何亨祿親王還在營帳中和僚佐們閒談，他談的是在濃霧未退以前，他的將士最好在營中安穩休息一下。他說，據他看來，今天是不會有什麼大戰的。

在他的談話才過去不到一會兒，普軍的左翼已經混亂起來，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的普軍都因指揮的失宜陷於大敗，不得不向附近的威瑪(Weimar)潰退。何亨祿親王是這次偵事的罪首，他帶了八隊人一夜跑了六十英里，爲着害怕敵人的追緊。如果把這種跑路的精力合來用到作戰上，也許不至於狼狽到這種地步。

在奧爾斯塔方面，普軍也是一無準備，他們和耶拿前線另一支軍隊的消息彼此隔絕。法軍用二萬七千軍隊擊破了伯倫維克公爵五萬的普軍。在混戰中伯倫維克公爵一目受了槍傷，不得不拾出陣地，因此普軍就陷於無人指揮的境地。因爲這一天普軍並未準備作戰，關於戰時的計劃和任務都沒有規定，所以老伯倫威克一受傷，別的人就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甚至向那一方面退却都不知道。

最後還是由國王下令向威瑪退却，然而已經晚了。在法軍銳利的礮火壓迫之下，這種退却不由

得便變成一種瘋狂的崩潰。國王，王后與大隊完全分離，微倖的逃了性命。第二天，歷史家就可以開始寫道，拿破崙又打了一次大勝仗。

假如我們把這次戰爭的經過詳細研究一下，必然要發生奇怪的感覺。在普軍方面曾經有十萬以上的兵力，並且是久經訓練的勁卒，他們的將領都是跟隨腓特烈大王身經百戰的老軍人，他們的騎兵，砲兵，步兵都比法軍優勢。打敗他們的敵人也並沒有什麼神妙莫測的戰術。拿破崙，不錯，是當時的名將，然而他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什麼「拿破崙式的大才」。老實說，他所用以作戰的事原理解都是那時代的軍事家人人共知的。拿破崙的成功，並非因為有特別的天才，而是能直接簡單，切切實實應用軍事的學理到事實方面。他要打普魯士，就立刻集合他的大部分軍隊向柏林進發。他很留心使他的軍隊吃得很好，而普軍則常感不足。他的軍隊在睡覺的時候有暖和的外套遮蓋，而普軍則缺如。他時時注意敵軍的實力，而普軍則對於敵人始終茫無所知。他時時將軍隊帶在身邊，因此一遇戰爭便可以選出較強的分子以代替老弱的兵，而普軍則將官與兵士平日漠不相關。拿破崙的勝利祇是常識的勝利，而並非天才的勝利，不但這一仗如此，他所有的勝仗都是如此。

五 普魯士軍人中的不抵抗主義者

一八零六年的十月十四日，普魯士的國王離開他的軍隊而逃去，假使他不走，他的軍隊或者還可以有點用處。他這一走，一切事就都完了。拿破崙利用這個機會窮追下去，只用上工夫就從耶拿追到柏林附近。其他部分的法軍也很快活地向普魯境內各地出發。有一支主力的軍隊在追逐普王的

殘軍。把他追逐的沿途無停留之地。

於是普魯士軍官們在戰後所演的一幕一幕可恥的活劇，便相繼扮演出來。

耶拿戰爭的第二日，法軍在佔領威瑪之後就向西方距離十四英里的愛爾福特(Erfurt)進發。這地方是一個堅固的要塞，有一萬普軍在這裏把守，司令官是一位親王。只有一小隊法國騎兵在門前出現，要求降服，親王立刻就答應了。十月十六日，這一萬普軍，拋棄武器，束手歸降，還帶着許多豐富的軍實。這種愛爾福特的不抵抗主義後來成爲普國軍事史上最大的羞辱。

這是第一個陷落的要塞，是沒有經過一點抵抗就陷落的。一萬普軍像豬羊一樣被驅迫着，監視他們的只有五百名法軍。假如當初他們稍稍抵抗，這個要塞的陷落決不會這樣容易。但是這一萬普軍中也不都是全無心肝的人。內中有個少年軍官何路維(Holzer)，是個很有血性的德意志人，他要爲德國人爭回一點人格，他決心要解救他的同僚。他埋伏在中途，從不意中把被俘虜的普兵打救出來。他成功了，但是對於國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因爲這些被救的普魯士人太不好打仗了，他們並不歸入隊伍，反任意自行逃散而去。

斯潘道(Spandau)是柏林附近的一個要塞，位置在兩河交流的一個島上。這個要塞是很難攻取的地方，在他的牆內不但藏有很豐富的軍實，並且有大批的金錢。在十月十二日，這個要塞的守將還寫信給國王，說要誓死抵抗到彈盡糧絕而止；可是兩天之後，不發一彈就投降了。他甚至自從容的心思和敵軍約定不許侵犯他的雞欄。當時的軍官們打仗都是隨身帶滿載雞雛的行李車的，所以這種約定也不足爲異。戰爭過後，這位無恥的將官被判處死刑，但是國王替他收判爲終身監禁。

十月二十八日那位棄軍而逃的何亨祿親王又帶了一萬步兵和二千騎兵出現在斯特廷(Stettin)